補紅樓夢/第十三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二回　警幻仙詩和賈元妃　薛寶釵書寄林黛玉

補紅樓夢
第十三回　遺帕相思今朝勾帳　尋春心事他日開懷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十四回　花氏襲人錯認寶玉　椿齡鶴仙喜遇薔芹

話說小紅在平兒屋裡，每日與姐妹們閒玩說話兒。只因給賈芸親事說定，心已遂了，便毫無思慮，安然暢適，不過旬日之間，病已全好了。賈芸也有了娶親的日子了，平兒便撿了幾套衣裳，賞了四十兩銀子，又回了王夫人，王夫人亦賞了兩套衣裳，二十兩銀子。平兒又給了他些家常半舊的衣裳，給他裝了四個箱子，傳了林之孝家的進來，領他家去。林家的帶了小紅，到各處磕頭謝了，又辭別了眾姐妹，出門上車回家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馬府家人押送過嫁妝來了，十六副箱櫥，一百六十件桌炕椅杌，八十台古玩、瓶爐、茶酒器、帷幔等類。賈璉一面叫人搬過新房子裡去鋪設，一面叫人讓馬府家人到前邊款待酒飯，給了一百六十兩銀子賞封，並八對尺頭。那邊家人上來謝了酒飯賞賜回去。又有兩家陪房，領著四個丫頭到王夫人上房來磕頭參見，王夫人便吩咐教在新房子裡照應鋪設嫁妝器具，又吩咐教廚房裡添設分例，外加獎賞。到了次日，主才鋪設齊備，照奩簿檔冊查點清楚，請賈政等看過，裡邊方請王夫人等從左邊廂房開門過去，大家各處看了一遍，都仍回到王夫人上房裡來。

王夫人道：「明兒蘭哥兒過禮的東西，你們都預備停當了麼？我還沒瞧見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都停當了，在大嫂子屋裡呢。

「因教秋紋到大奶奶那邊，把明兒過禮的首飾都拿過來。因又回王夫人道：「那些尺頭、衣裳等明兒擺齊了，再請太太看罷。

「王夫人道：「也罷了，不要太累贅了。」說著，秋紋同了碧月、素雲三個人，捧了首飾過來。平兒便指與王夫人道：「這是金項圈，這是金珠首飾，共計一百件。額外是妝蟒四十匹，各色刻絲羽毛大呢洋縐線縐綢緞一百六十匹，四季衣服一百二十件。那就是折羊酒的銀子了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頭裡寶玉給環兒兩處的東西都也差不多兒，就是這麼著也罷了。」

到了次日，榮禧堂上鋪氈結彩，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。各公侯及工部、邢部官員並諸親友，俱來賀喜。外面是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璉等迎送，內裡是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等接待。先派了林之孝等十名家人押著禮物，到傅同知家去。

午後回來，那邊也是十名家人押了回禮，一齊到了榮禧堂上來叩首。這裡一面款待來人，打發賞賜，去後便打點宮燈、大轎起身。鼓樂執事前導，官銜牌上是：世襲一等將軍、世襲三品威烈將軍、丙辰科進士、工部郎中、江西糧道、御前侍衛龍禁尉、刑部主事，後面對馬引馬領著賈環騎馬親迎，另有八個家人跟馬在後，甚是熱鬧。

掌燈時候，家人探馬報大轎已自馬府起身。原來擇定新貴人於酉時進門，賈璉拿起表來一看，見針已指到酉初一刻，便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家人們答應，齊在簷前雁翅站立伺候。不一時，賈環下馬進來，外面鼓樂喧闐，一對一對的宮燈引了大轎進來，抬至榮禧堂上，將轎夫、鼓樂全行撤去。裡邊家內女人用吹打細樂迎出，儐相請了新人出轎，兩個披紅喜娘攙扶著，與賈環並立，儐相贊禮，拜了天地，請賈赦邢夫人夫婦登堂受拜，又請賈政王夫人夫婦登堂，行禮已畢，送入洞房，揭去蓋頭。大家在花燭之下，爭看一番，雖無驚人之貌，也頗有幾分姿色。然後坐牀撒帳，又有合巹酒筵等儀，皆已行過。大家方才出來，仍到王夫人上房。

這邊來了史湘雲，便拉了平兒、李紈在寶釵屋裡坐著，笑問道：「你們妯娌三個，看著這新人怎麼樣？」平兒道：「他低了頭，我在迎面總看不清楚，兩邊又擠住了，好像是有兩點兒雀斑似的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早就說有些兒像彩雲的模樣兒似的，今兒瞧了瞧，可不是他麼。」寶釵道：「卻乎有些像彩雲的模樣兒，這會子三爺倒弄了一對彩雲在屋裡了，妻妾同貌，倒也是少有的事呢！」史湘雲道：「你們別拉拉扯扯的，到底看

著怎麼樣啊」寶釵道：「這會子總瞧的不十分清楚，只好拿彩雲論罷了。彩雲的模樣兒雖不能在上等，也不能在下等，只好在中等之上算罷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依你說便中等之上，你們妯娌三個比並起來呢？」李紈道：「我是老了不用說了，就是他們兩個，不是我替他說話，誰比誰強麼，都是不相上下的罷了。」平兒和寶釵笑道：「大嫂子這話很是，我們也是這麼說呢。」史湘雲道：「你們說話也沒一個兒爽爽直直的，都是這麼含著骨頭露著肉的話兒，可不要把人都悶死了呢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雲妹妹又著了急了，依你怎麼說呢？」湘雲道：「我是公道話，由你們愛聽不聽。頭一個數璉二嫂子，當初都說鳳姐姐風流俊俏，那裡比得上這會子的二嫂子呢。第二就數寶姐姐了。第三大嫂子說老還算不得老呢。第四才數到像彩雲的新婦呢。我說的公道不公道？」李紈便拉了平兒的手，笑道：「好個風流俊俏的美人兒，到底是我這孩子好，你可別要惱罷，才剛兒我說的話要算把你很委屈了呢。」平兒笑道：

「史大妹妹，他慣會拿咱們老實人取笑兒開心，也只好由他說去罷了。」

說著，外邊人請坐席，大家仍到王夫人這邊來了。這日沒甚外人，只擺了三席：上首兩席讓薛姨媽、李嬸娘坐了；下首一席讓薛寶琴坐，因是蘭哥兒媒人。史湘雲、邢岫煙、李紋、李綺、探春、巧姐兒並家中眾人，兩下分陪。

過了次日，又是回九之期。恰值這日，乃是賈芸娶親。他家中請了賈薔、賈芹、賈藍、賈菌並幾個親友，也擺了幾席酒，娶了小紅過來。到了次日，小紅便向賈芸要那塊絹子。賈芸笑道：「那是咱們的媒人呢，你有的使就罷了，又要他做什麼呢？」小紅笑道：「你說我到你這裡來就換的麼。」賈芸道：「你那會子又說不到我這裡來，今兒怎麼又來了呢？」小紅笑道：

「你還說呢，那一天小丫頭倒了茶出來，你還要望著人家混說，把我急的什麼似的了。」賈芸道：「我那一年在園子裡帶人種樹，撿了這塊絹子，原不知道是你的。這事是三四年了，後來知道是你掉的，我就把我的換了給你。咱們會了幾回，後來我不大到園子裡來，要想瞧你就瞧不著了。」小紅道：「我那會子心裡有話，不好對人說的，有誰知道呢？只好自己心裡熬煎，茶飯都懶得吃了，就弄出這個病來的。」賈芸笑道：「你這個病，到底是我給你醫好了的。你該給我好好兒的謝大夫呢。」

小紅笑著啐了他一口，道：「我告訴了你心裡的話，你倒拿我取笑兒麼。」

賈芸道：「玩兒罷了，我難道不許你拿我取笑兒的麼。咱們兩個人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分什麼彼此呢，我記得去年我謀辦陵工，弄了些東西送璉二奶奶去，璉二奶奶不收，我還給了你些東西。後來我就總沒進去了，璉二奶奶也死了。我昨兒這件事，想來想去，想了兩夜通沒睡覺，還是求了這個璉二奶奶才辦妥了的。這個璉二奶奶比頭裡的強多了，人品、說話、行事都好，不像鳳嬸娘一味的利害。我昨兒這個事，要是頭裡的璉二奶奶，求著他是不中用的。」小紅道：「頭裡的二奶奶雖然利害，待我就好。那會子我在寶二爺屋裡，頭裡的二奶奶說我很好，要我過去，教我做他的乾女兒。我說奶奶錯了輩數，我媽才是奶奶的乾女兒

呢。誰知這會子倒做了這個二奶奶的姪媳婦了，也是事有應該呢。昨兒奶奶叫我進去，調理了幾天，不教我伺候，說我是他的姪媳婦，拉了我的手，摸我身上，臊的我臉上好不好意思的。

又賞了好些東西，真是少有的恩典。咱們明兒可別忘了他才好。

「賈芸道：「可不是，明兒總要想個孝敬的道理出來。」由此夫妻十分恩愛，從前是兩地相思，今日是各遂心願，自與別的夫婦大不相同的了。

卻說周姑爺在刑部做郎中，已經兩年多了。一日奉旨放了江西糧道，便忙著料理攜眷赴任。因賈政做過江西糧道，周姑爺這日便同了探春回來，一則辭行；二則要領賈政之教，規模典則，漕務弊端，條分縷晰，好仿照舊章，便不致隕越了。探春來到上房中，與眾人拜見做辭。眾人又與探春道喜。大家都說，路程不為太遠，不像從前遠隔重洋了。況且，三二年間仍舊調進京來，也未可知。

大家正在說笑，只見賴大家的、林之孝家的兩個進來，因聽見了周姑爺放了糧道，便先上來給探春道了喜。然後回王夫人道：「太太前兒吩咐，教挑選進來伺候當差的女孩兒，現已挑選了十個，都是十一二歲、十二三歲的，請太太驗看。」王夫人點頭兒，賴大家的、林之孝家的便到門外領了十個女孩兒進來，見了王夫人磕了頭。

王夫人逐一看過，因揀了兩個老實些的，問他道：「今年十幾歲了，父母是誰呢？」賴大家的回道：「這一個是鄭華的女孩兒，今年十三歲了。這一個是來喜的女孩兒，今年十二歲。

「王夫人道：「這兩個，我留著使罷。」因向探春道：「你給我替他起個名字，才好使喚呢。」探春想了一想道：「這鄭華的女孩兒叫碧桃，那一個叫紅杏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就很好，你索性把那幾個都給他起了名字，好上檔冊的。」探春道：「我也是順口兒胡講，還是寶姐姐你來說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三妹妹你說罷，這有什麼謙讓呢。」探春因說道：「這兩個給他叫紅梅、翠柳，這兩個給他叫翠雲、紫雲，這兩個給他叫繡琴、素琴，這兩個給他叫文鸞、彩鸞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紅梅、翠柳派給你大嫂子屋裡，這翠雲、文鸞、彩鸞三個派給你璉二嫂子屋裡，這紫雲、繡琴、素琴三個派給你寶二嫂子屋裡。環哥兒屋裡有他媳婦跟來的玉簫、鳳簫、翠鸞、翠鳳四個，也夠使了，可以不必派他的了。」探春道：「我的兩三個丫頭也漸漸兒的大了，那裡雖然還有幾個，我都不大中意，將來也還要挑幾個呢。」

說著，人回請示在那裡擺飯？王夫人道：「沒什麼外人，就在這裡擺罷。」當下探春至晚回家，過了兩日，就起身往江西赴任去了。這裡王夫人便把幾個年紀大的丫頭，彩明、麝月、秋紋、綺霞、碧月、素雲等俱放出去配人去了。

再說薛蟠自香菱死後，屋內無人，每日閒遊浪蕩。因榮府接連有事，便常與馮紫英、賈薔、賈芸、賈芹一干人喝酒玩笑，閒時便非賭即嫖，無所不至。這時賈芸新婚，無事便不大過榮府來。賈薔、賈芹便來瞧薛蟠道：「薛大叔，你老人家在屋裡坐著，不悶的慌麼。咱們今兒還是到那裡逛逛去罷，省得白坐在家裡還悶出病來呢。」薛蟠道：「成日家在外頭逛，逛的都怪煩的了。怎麼想個好些兒地方逛去，才好呢。我是前兒在馮紫英家那裡碰湖，來了一天我只成了五六牌，倒輸了八個全葷飄兒。你說說，這是什麼手氣？到臨了兒才算了一算我共輸了八十九兩銀子，心裡很不舒服。這兩天就總沒出門，在家裡又實在悶的了不得。」賈薔道：「有什麼好地方兒可逛，大家也要想一想看。」薛蟠道：「我昨兒聽見人說，錦香院雲兒那裡新來了幾個媳婦很好。咱們今兒倒是在那裡看看去罷，要果然的好，咱們明兒就叫他們來喝酒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賈芹道：「是啊，我昨兒也聽見人也是這麼說。薛大叔，咱們就走罷。」

於是，三個人一路到錦香院來。

到了院前，才剛進了門，就聽見後邊琵琶彈的響，有人在那裡唱呢。門上人說：「爺們請那邊坐罷，這裡頭有客呢。」

薛蟠道：「裡頭有客麼，是誰呢？咱們且看看是個什麼人。」

三人便直往裡走，門上人不敢阻攔。三人走到裡邊看時，只見雲兒同著一個媳婦在那裡彈唱呢。上面炕上坐著兩個人，一個是孫紹祖，一個不認得是誰。那孫紹祖見了他三人進來，便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薛大哥。咱們好久沒會了，今兒來的好的很，咱們就一塊兒坐罷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不知道是孫大哥，倒失迴避了。咱們今兒是打這兒過，進來看看的，我還和他們有事去呢。咱們兩便罷，改日再會。」孫紹祖道：

「薛大哥既不肯賞臉，我來送你，看你們要是到那邊坐了，可就對不住咱們呢。」薛蟠道：「咱們幾時是這麼著的人嗎？果然有事，你也不必送。」說著，兩下蝦腰，三人出來了。

賈薔道：「怎麼今兒偏偏兒的遇著這個混帳東西。」賈芹道：「我們進去了，他們人原請我們那邊坐的。薛大叔定要瞧他們去，要是不認得的人倒也罷了，偏又遇見他，倒弄得個下不來了。只好過一天咱們再來逛罷。這會子倒弄了個有興而來，敗興而返了。」薛蟠道：「除了他這裡，就沒處逛嗎？前兒蔣玉函來了，說他又領了一起檔子班兒來了，寓在小花枝巷裡頭，請我無事到他那裡坐坐去呢。今兒也不知道他在家不在家？咱們橫堅閒著，就往小花枝巷裡頭看看去，使得嗎？」賈薔道：

「也好，小花枝巷的路也不多遠兒，轉兩三個彎子就是了。」

於是，三人又轉到小花枝巷內，只見一家門首寫著：「三台小班寓」。三人便走進門去，恰值蔣玉函出來，見了三人忙笑道：「薛大爺同二位賈大爺請裡頭坐。」三人進到裡邊，小小客坐頗也收拾的精雅。三人坐下，底下沏上茶來。薛蟠道：

「你今兒沒出門麼？」蔣玉函道：「昨兒在臨安伯府裡，今兒沒出門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來了有多少時了？我是前兒才知道的。

「蔣玉函道：「我來了才得十來天呢。我頭裡聽見說，寶二爺怎麼出了家了麼，這是怎麼的道理，這會子可也有個信息兒沒有呢？」薛蟠歎道：「這都是稀罕的事，寶二爺那麼個人，誰知他一下子就出了家。頭裡我們柳二爺那麼個人，也是出了家了，可都不是奇事嗎。」這會子，也不知道他兩個人是在一塊兒呢，也不知他是各自乾各自的？

竟一點兒音信都沒有。」

蔣玉函道：「我聽見說寶二爺的奶奶就是大爺的妹子呢。

這如今大爺可有了外甥兒沒有呢？」薛蟠道：「今年三月裡養了個外甥兒，叫桂哥兒。這會子漸漸兒的好玩兒了。你怎麼知道的這麼詳細呢？」蔣玉函道：「不瞞大爺說，我上年娶了親了。我原也不知道，誰知娶的就是寶二爺房裡的襲人。故此寶二爺的事，我都知道。我這如今在外頭各處做買賣，都留心訪察著，要是碰見了寶二爺，我總要勸他回家還俗呢。」薛蟠笑道：「我只知道襲人打發了出去，給了人家，原來就是你嗎。

你可記得，那年子咱們在馮大爺家喝酒行令，你說是什麼『花氣襲人知晝暖』，我說你怎麼說出個寶貝來了，他們還不懂，我說『襲人』可不是寶貝是什麼呢？這會子，原來這個寶貝竟配了你了，你看著他是寶貝不是？」說著，哈哈的笑起來了，因說道：「我聽見你買了房子，說是又開了舖子了，你的事情也就很夠過了，又還領這班子做什麼呢？」蔣玉函道：「我買了幾間房子，是好久的話了。也置了一點子地，又開了一個舖子。那舖子裡頭都有伙計，我也不管那裡的事。左右閒著，所以又弄了幾個孩子們，出門到各處混混罷了。」

薛蟠道：「我是前兒聽見你說了，今兒沒事閒逛，特來瞧瞧你們這裡的孩子們的。」蔣玉函道：「我叫他們出來，給爺們請安。」只見上來了三個粉妝玉琢的孩子，給三人打千兒請了安。薛蟠道：「一個個的都很好，叫什麼名字，十幾歲了？

「蔣玉函道：「這個叫福兒，十五歲了，這個叫祿兒，也是十五歲了；這個叫壽兒，才十四歲。今兒是我備個小東，請三位爺們聽聽他們的嗓子，看怎麼樣？」薛蟠道：「怎麼又擾你嗎，這麼著，叫他們也不用包頭，就是隨身的衣服兒，只算唱個帽兒戲罷。」蔣玉函答應道：「薛大爺吩咐了，你們就這麼樣唱罷。」

不一時，擺上果碟酒菜，福兒便上來給薛蟠斟酒，祿兒、壽兒便給賈薔、賈芹斟了酒。教師上來彈著弦子，三個孩子各拿了一把紙扇兒、一條手絹子，在席前扭捏著身子，兩頭走著，唱的聲嗓嬌媚可人，抑揚宛轉，真是遏雲繞樑之音。內中福兒更覺體態輕盈，面目俏麗，向著薛蟠丟了幾個飛眼兒，薛蟠大喜，點頭兒叫他過來，便重新敬酒，拜了阿媽。薛蟠大樂，賞了十兩銀子，賈薔、賈芹兩個人也賞了六兩銀子，三個孩子上來謝了。薛蟠還說：「明兒閒了，到我們家裡唱去。」蔣玉函道：「改日帶了他們，到阿媽

府上來請安。」

三人出了小花枝巷，一路回家。賈薔道：「咱們今兒興興頭頭兒的出門，就遇見孫紹祖這混帳東西，心裡頭很不舒服，想不到才剛兒還有這麼一樂，也算是不幸之幸了。正是什麼說的，『有意種花花不發，無心插柳柳成陰』了。明兒到底還要看看雲兒家裡新來的媳婦兒怎麼樣兒去。」薛蟠道：「你們明兒還是到我家裡來，咱們同去。」說著，各自分路回家去了。

要知後文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